

万历重臣

李化龍

侯清海 著



万历重臣李化龙

下

侯清海 著

第五十一回 家乡田园优哉游哉 朝廷圣旨如风如火

话说李化龙从辽东回乡养病，一住就是一年多，身体渐渐好转。其间和父母双亲、妻子儿女尽享天伦之乐自不必说，也自然会和一班朋友饮酒赋诗、品茶聊天。有时，他还会换上粗布大褂，戴上大草帽，到田间拔两把草；到瓜棚底下和看瓜的老头聊一会儿天，顺便下瓜田里摘个新鲜的仿白袍、蛤蟆酥甜瓜吃了解渴。

吃过瓜要给钱，看瓜的老头是高低不要，说道：“你见过谁家在瓜棚底下收吃瓜人钱的？”

李化龙道：“我听说过‘一文钱难为死英雄好汉’。宋太祖赵匡胤在瓜棚下吃瓜，那看瓜老汉只给他要一文钱，结果赵匡胤一文不名，只好哀叹。”

看瓜老头道：“那是说书唱戏人编的。再说，那是什么时候，五胡乱华，中原大地，纷纷攘攘；现在是太平盛世。青瓜梨枣，吃了就了。即便是半大小子摸到瓜地里，摘几个生瓜蛋子，虽然可惜，也不过吆喝几声，吓唬吓唬。就是碰到手底下，朝屁股上拍两巴掌，也是高高举起，轻轻落下。棉花条子打老婆，虚张声势罢了。”说得李化龙哈哈大笑。

走亲戚、串朋友也是必要功课。李化龙现在有了一些富贵朋友，就是县太爷也不时来探望。但他出身贫穷，还是穷亲戚多。他是有请都要到。李化龙知道，如果你贫富有别，人家当然不敢人前说、背后论，但腹诽两句总是有的。世情就是如此。特别是到了那些比较穷的亲戚家，往往十分痛快。往芦席棚下面一坐，可以高声说话，可以开怀大笑。强似到了那些富贵家，在八仙桌旁坐着，有两个乡绅陪着，称仁兄、道贤弟。人人恭恭敬敬，个个拘拘束束，哪有一点儿开心滋味。

四月里一天，接到帖子，是他大舅子王惟慎生了儿子。孩子满月了，

邀他们夫妇去吃汤饼。一大早，妻子可玉就张罗让人包红糖，贴红鸡蛋，安排车马轿子，忙得不可开交。李化龙道：“看把你喜的。听说要去弟弟的汤饼会，你嘴里涎水流下三尺长。”

可玉道：“你家生儿子不也一样。我弟弟三十多了，才得了一个儿子。王家有后。我这当姐姐的自然喜欢。”

吃过早饭便启程，不几里来到朱陈村。王家门前已是张灯结彩，唢呐高奏，贺客不断。街里已搭好宴客喜棚，招待街坊邻里以及赶车的、抬轿的。李化龙等近支的姻亲、眷亲，都在院内招待。长垣地方风俗规矩，这种喜宴，不以客人身份尊卑论座位，只按亲戚关系排席次。首席必然是王惟慎娘家客人。哪怕他家只来一个三尺孩童，乳臭未干，也是首席高坐。次席是王惟慎岳父家的。像李化龙这样的姐夫，还有被说成是“三不亲”的姑父、姨夫，不管你位列当朝，也不管你有良田万顷，那也对不起，只能是等而下之，坐在旁席。

酒至半酣，王惟慎过来倒酒。因为生了儿子，他的脸上被人用黑锅底灰抹得像个黑张飞。按照规矩，抹的这黑灰是要等客人走后才能擦的。他就带着个面具似的黑脸来给客人倒酒。这种喜宴之上，是少不了开玩笑的。李化龙说他：“我和你姐成婚时，第三天你去接你姐回门。那时发刚覆额，进门混充大人。刚夸你几句，就露出顽劣本性，上墙爬树，裤裆磨得稀烂。现在女儿成行，又添了儿子，学没学得一些规矩？”

王惟慎答道：“规矩，规矩。昏定晨省，洒打庭除，规矩得很。”接下来小声说，“就是见了你大姐夫，不也是没扯你胡子吗？”装作是附耳低言，却蹭了李化龙半脸黑灰，惹得大家一片大笑。

王惟慎常常占大姐夫一点小便宜，却老是吃毛怪物的亏。一次三人结伴下乡踏青，突然从地里窜出一只兔子，在路边张望。王惟慎指着说：“猫，好大一只猫。”

毛怪物见又冲自己来了，随口说道：“毛是毛，就是没尾巴。”一句话，就把这只兔子送给了王大郎。

李化龙哈哈大笑，说王惟慎道：“就凭你那个嘴皮子，想要和铁齿钢牙的毛大哥斗口，恐怕要一辈子甘拜下风。”

毛怪物道：“就他肚里那些水儿，恐怕连自己在《百家姓》中排行第几都不知道。还来和人斗嘴，焉能占得上风。”

王惟慎脱口而出道：“我再不济也不至于吧。谁不知道，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排第……”还没说完，就意识到了，“你这老怪物，改天我非得捏你鼻子灌你酒。”

今天正是喝喜酒的场合，王惟慎可没忘了这茬。端起酒壶，对毛怪物道：“这儿的毛没尾巴。这酒呀，得捏着鼻子灌下去。”

毛怪物道：“捏我鼻子灌酒，我可不像你姐夫那样让着你。叫你蹭一脸百草霜，还要自己擦。”

一说李化龙，王惟慎立刻变了样。说道：“那可不，我们什么关系。常言说得好，姐夫小舅，打死吃肉。他能不让我？是吧，姐夫？”一边说，一边用肩膀头扛一下李化龙。李化龙一躲，却不料一脚踏空，差点摔倒。又是一片大笑声。

到了万历二十六年秋，宋鹤山从西南回来，顺道过访。李化龙高高兴兴，不免问长问短。说起秦良玉，宋鹤山说道：“良玉已经嫁人。丈夫马千乘，是云南的一个世袭土司，朝廷封的宣抚使。那年轻人好武，设擂台比赛，良玉胜了他两招，两个人便结下情缘。”

李化龙问道：“你不是说你们梅花拳不得交通官家吗？而且嫁了那么远。”

宋鹤山道：“我们梅花拳向来不收女徒。良玉虽然跟她爹爹学了不少武功，却不是梅花拳正式门徒。说起远嘛，姻缘自有天定，人也奈何不得。两人以武结缘，倒也情投意合。”

李化龙道：“有你在旁把关，良玉姑娘的归宿肯定不会错。”到了中午，设宴招待，叫来毛怪物相陪。二人一见如故，几句话下来，便自臭味相投，毛怪物“牛鼻子老道”乱叫。从此，宋鹤山在李化龙处住下，几个人常常一起琴棋书画，喝酒论诗。

一次，大家一起看李化龙写的《田居稿》。谁知不多时，毛怪物和宋鹤山就争论起来了。原来二人为了品评几首诗，争执不下。毛怪物说《题扇》写得好，他说：“你看：

一派清溪十里山，白云绿树对潺湲。

棹歌声里天如水，自向沧浪去不还。

竹杖芒鞋处处春，深山远寺净无尘。

落花无意随流水，谁遣渔郎来问津。

绿水青山深复深，长林风急昼阴阴。

携琴自向苏门啸，烟雾茫茫不可寻。

实可和范成大、杨万里一较高低。”

宋鹤山却道：“善哉善哉。还是《题画》好：

疏林茅屋静无尘，一卷丹经手自亲。

白酒初熟秋欲老，隔溪忽有送鱼人。

即此一诗，便可比肩王维。”

毛怪物却道：“你是一见有‘丹经’二字就说好。王维年老向佛，和你老道有什么关系。再说王维诗虽然写得不错，但做了安禄山的伪官，晚节有亏。还是这首《秋日园居》好：

庭树冷飕飕，空阶一叶秋。

幽居亦自好，高卧复何求。

即鹿行中野，牵牛饮上流。

蒙茸搔短发，辛苦为封侯。

难道不是直追五柳先生？这几首六言诗写得也好：

绿树清泉掩映，白沙翠竹横斜。

三茅道士访友，五柳先生在家。

蜗角触蛮刘项，棘端刻画桓文。

心事一尊绿蚁，生涯万点白云。

雨过花明小院，烟深柳暗前溪。

鸭头漾处风软，牛背归来日西。

足可比王维的《辋川六言》：采菱渡头风急，策杖村西日斜。杏树坛边渔父，桃花源里人家。”

宋鹤山道：“这几首端的是好。中间评史也是一览众山小。什么桓文争霸、刘项竞雄，只不过是蜗角争蛮、棘尖刻猴罢了。都不如一尊绿蚁。”

毛怪物和他争辩道：“是我先说的这几首诗好。”

宋鹤山这次没和他再争，一笑道：“善哉善哉。是你先说的。”

李化龙在旁听他二人争执不休，觉得好笑，过来道：“二位抬爱，但我还有些自知之明。二位所说，我愧不敢当。二位都是丹青高手，今天不论诗，论画。”

一说论画，宋鹤山道：“善哉善哉。我平常对自己的画尚有几分自得。自从见了毛老弟的丹青，便神伤气沮。觉得自己简直是画虎类犬，画犬类猫。”

毛怪物答道：“说起画画，我倒听说一个笑话。说是一个人要出远门，怕他老婆红杏出墙，就在他老婆的肚脐下边画了一个光头小人，看守门户。他走后，他老婆果然不耐寂寞，和人把那个小人给磨掉了。没办法，只好让那个相好的给补一个。谁知那人记得不太清楚，在小人头上多画了一顶帽子。过几日丈夫回来一看，大怒，打了他老婆一顿。老婆哭着说，‘你画的小人规规矩矩还在，你发什么急？’她丈夫说道，‘我走时画的是一个不近女色的阿弥陀佛，回来却变成了骚仙吕洞宾。不打你打谁。’”

李化龙大笑，说道：“你二人斗起嘴来，倒也旗鼓相当。”

这中间，李化龙也有两件大喜事：一件是李化龙离开辽东后，巡按御史李思孝巡视辽东，表奏李化龙守土靖边，军、政大修之功，皇上又赏李化龙元宝两对、大红绉丝四表里，封三代，赠诰命，惠及父母、妻子，并泽及泉下。少不得知府来贺，知县来贺，亲戚朋友来贺，热闹风光。

第二件是得了个儿子，也要开堂宴客，招待亲戚邻里，热闹一番。李化龙也自高兴，给他起名“不伐”，时常逗弄襁褓。

说话间过了万历二十七年新春、上元，到了长垣县城二月十九庙会，名曰“亮宝会”，又有一番热闹。四街四关搭起八台大戏，挤得人山人海。府前街为亮宝之地，更有重头戏。一些富豪人家纷纷把平日里珍藏在家的宝物亮出来，供大家观瞻：银马驹昂首欲奔，金小虫叽喳乱叫，铁劈柴烈火熊熊，还有关公勒马听琴图，和其他一些名人字画、古籍古董。李平便

擢掇李化龙把当年中举、中进士联捷的报喜帖子展出,说道:“这是长垣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,展出来立马让其他宝物黯然失色。”李化龙摇头不许。

过了庙会,宋鹤山便来辞行,李化龙恋恋不舍。宋鹤山说道:“贫道夜观天象,西南分野的觜、参二星,更加昏暗不明,旁边将星明亮。这是西南有乱,朝廷不日将派大将征讨。李公恐怕也难有几天安闲日子了。”

毛怪物说他:“你这老道,动不动就夜观天象。能不能来点新鲜玩意儿啊。真是如此,你还不等到给李大人送行啊。”

宋鹤山道:“到那时,朝廷派公公来传旨,准来一大帮子身穿红官服、蓝官服的官儿相陪。贫道见了他们就头疼。”

毛怪物说道:“他这牛鼻子老道是自惭形秽,害怕有碍观瞻,以伤大雅。”

宋鹤山道:“妨碍观瞻也好,有伤大雅也罢,贫道在此多有不便,倒是真的。”

李化龙只得为他饯行。席间,李化龙说道:“我也经常关注邸报,对西南留心日久。知道杨应龙时附时叛,造孽多端,必受天讨。但朝廷战将如云,帅才无数,焉能用得着我这病废之人。再者我也心在林泉,想和你一起诗酒唱和,琴棋为伴。”

宋鹤山说道:“李公此言差矣。想当年,诸葛武侯何尝不是想躬耕南阳,不求闻达?但天降大任于斯人,又怎能奈何?现在西南用兵,如果仅是要剿灭杨氏,派一赳赳武夫即可。但更重要的是镇抚一方。”他停了停,喝杯酒又说,“以贫道遍观天下,近年以来,能冲锋陷阵、斩关夺旗者,有刘綎、麻贵诸人,但只是匹夫之勇。若论智勇双全者,莫如董一元;若论治军有方者,莫如戚继光。但他们都无经济一方之智,最多不过一总兵而已。这次朝廷要择的是一总督,既要运筹帷幄,临阵决机;又要安抚黎民,经济地方。这自然非李公莫属。而且李公既有在辽东之成就,皇上决不会做第二人想。”

一席话说得毛怪物、李平等人心旌动摇,李化龙也自默然。宋鹤山对李化龙说道:“将来李公西行,我那侄女良玉和其丈夫马千乘,都是可用之将,可供李公驱使。贫道自会写书信于他们,让他们军前效力。”

饭后,毛怪物对李平道:“我原来以为,这个牛鼻子只是一个靠琴棋书画混饭吃的清客。原来心中还有些小九九。”

李平道:“这人可不是光有些小九九,实在是深不可测,神龙不见首尾。”因把他如何用一枚棋子,打下一个越房逃跑的倭寇;如何为李化龙调理疾病;如何从一句诗中猜出董一元后来等等说了。

毛怪物听得睁大了眼睛,问道:“那这老道为何这么肯和于田交心?”

李平道:“那是因为这个宋道长被你家贤弟折服了呗。具体为何,你去问宋道长。”

毛怪物即找宋鹤山去问。宋鹤山道:“只是因为一件事和一句话。那件事就是当年李公在去辽东的路上,祭拜了我的师兄。因此贫道长感佩莫名,刻骨铭心。”就把李化龙祭秦松山之事说了。“一句话是,我曾对李公言道,世上之人,有清有浊,人情世事最难相处。李公即道,清斯濯缨,浊斯濯足而已。我即感到李公真是智慧如天,胸怀度量如海。贫道自愧不如。”

毛怪物叹道:“古人有诗云:‘海内存知己,天涯若比邻。’于田贤弟如此,自然可以朋友遍天下。”

宋鹤山道:“善哉善哉。虽然李公朋友很多,但据我观之,这些之间又有所不同。譬如和你、我可谓至性之交,和赵梦白、魏允贞可谓至情之交,和董一元、孙守廉可谓至仁之交,和朱西、吴景良可谓至义之交,和嵩前寺那老和尚可谓至道之交,和邢侗可谓至理之交。”

毛怪物叹了口气说道:“怪不得你那弟妹杨大脚,对于田老弟十几年前为她家写的一副对联念念不忘。”

宋鹤山走后不多几日,万历二十七年三月初六,即有直隶大名府布政使、开州知府陪着宫中的孙公公,人马轰轰,来到长垣,直到李化龙门前,命李化龙摆开香案,宣读圣旨:

奉天承运,皇帝制曰:李化龙着以原官起,改总督川、湖、贵州军务,兼理粮饷,巡抚四川地方。钦此。

李化龙望阙谢恩毕,请来长垣父母官陪着,筵宴孙公公和随同官员。席间,孙公公说道:“于田大人成了天下兵马大元帅,咱家也透露一点宫中

的消息给你知道。那杨应龙自从万历十八年至今,已有十年,时附时叛。四川、贵州的巡抚换得走马灯似的,到底也没有压下去。前些时间,更是侵掠江津、南川、合江等地,在飞练堡、天邦囤杀了三千官兵。主上震怒,大司马石星罚俸半年,戴罪管事。诏命‘四川巡抚准改总督,着便推素有威望堪任的来看’。石大人又荐不出,急得团团转。后来,还是主上说道:‘那李于田爱卿现在何处,何不命他管事。当年辽东鞑虏猖獗,李爱卿到任,不半年而平。后来治理得地方安稳。你们写敕与他。’石大人连忙磕头请罪,说是罪臣老迈昏庸,忙中有忘。于是,主上下旨,就派了李大人。咳,李大人早去三个月,就不会有天邦囤之失。等咱家走时,李大人有什么要奏的,咱家捎去,也不必李大人再命人跑一趟。”

李化龙连忙说道:“正要麻烦公公。”

孙公公说道:“但凡还朝再就职的官员,先是要辞谢的,主上又必然不准。咱家带走,可以直达天听,少些周折。”

李化龙谢了,写了辞谢奏折,说是“臣为久病庸臣,今骤膺新命,恐不胜任,恳乞天恩,俯容辞免,以安份义,以重地方”云云,请孙公公带走。

不几日,孙公公又来。这次是和兵部、吏部的人六百里加急来到的。开读了圣旨:

奉天承运,皇帝制曰:西方有事,特设督抚,李化龙着兼程前去到任管事,不准辞。钦此。

跟同前来的官员,带来吏部咨文道:“为狡酋残暴无忌等事,奉圣旨:杨应龙辄敢纠苗杀官,好生悖逆可恶,飞报紧急军情,着即命该抚按严勘。严命李化龙、郭子章及刘綎马上到任,俱限五月内接管行事。”并带来新验敕书一道。兵部的人也带来关防大印一颗。

李化龙连接两道圣旨,急如星火,不敢有违。便向父母辞行:“国家有事,儿男只得违教膝下,不能承欢。”

他爹爹李栋说道:“我知道,你只管前去。常言说得好,前三十年看父敬子,后三十年看子敬父。咱家世代为农,现在我坐享朝廷封赠,你娘也有诰命,都是你报效国家挣来的。我和你娘都壮实,你到了军前,好好效力,给你娘挣一个一品的五花金诰来。”

李化龙说道：“儿男将要西行，播州事体兹大。但别事不要紧，家里要记着两件事：贼未灭时，播州差人，不可令一字及门；贼既灭时，将官差人，不可令一字及门。”

李栋说：“我知道。你是怕有些鬼魅魍魉，通过家里，搅扰你军前发令。这个不会，你只管放心去。”

李化龙因父母年老，哥哥李云龙多病，留下李平，托他平日帮助照顾家里。李平欣然答应。知县前来送行，荐了县里户房主事、孝廉黄美中。说他善于筹划钱粮，料理衙门事务，极其出色，可以参赞幕府。李化龙答应。并分别致信董一元和巡抚山西的右副都御使魏允贞，急调云中参将杨登山和山西东路参将余德荣，火速到四川会面。择了三月十九日，带了黄美中等人，星夜启程而去。

这正是：

巴山影动三城戍，上将登坛事远征。

不知播州情况究竟如何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 杨应龙宠妾屠妻家 江东之莽撞损兵将

话说这播州，古称夜郎国，汉属牂牁郡。位于四川与贵州、湖广三省之间。辖地千里，西北缙山为关，东南俯江为池。唐贞观九年置郎州，领六县。唐大中十三年，杨应龙的先祖杨端应募讨伐南诏的进犯，因功授武略将军。唐乾符三年，南诏攻陷播州。朝廷派鄱阳镇守穆星天前去平乱，获胜，朝命世袭播州。原播州侯罗太汪赴泸州邀杨端，设计毒死穆星天，占据播州大部。此时朝廷内忧外患，无力勘问杨端之罪。只好和稀泥，调和两端。穆、杨两族自此纷争不断，相持四百余年。直到南宋嘉定十二年，杨家传至杨粲，发动大军，杀败穆家后代穆永忠。从此杨氏一家独大，一统播州，统率五司七姓之众。明初，传至杨铿，遣使奉贡，太祖朱元璋授为宣慰使，世袭。到了隆庆六年，刚满十九岁的杨应龙，袭父亲杨烈之职为宣慰使。

杨应龙其人，生得膀大腰圆，弓马娴熟，武艺出众。又智谋超群，机变多端。只是生性猜疑狡诈，嗜血好杀。曾三次带兵报效，从朝廷出征，积有功劳。万历十三年，受都指挥使衔。但他却因屡立战功而骄横跋扈，目无法度，成为当地的“土皇帝”。对所辖五司七姓，常以诛伐立威，所以结怨甚深。这些人不堪其虐，纷纷叛离，杨应龙更加肆虐。

杨应龙的正室夫人张氏，祖上原本是江西龙虎山人土，也是播州“五司七姓”之中的大族之一。杨、张两家世通婚姻，原本也是为秦晋结好，互为臂助。那张氏主持中馈，很是能干。只是杨应龙小妾田雌凤，妖媚专宠，争风夺爱，帷闼中屡有谰言。正所谓“入门见嫉，蛾眉不肯让人；掩袖工谗，狐媚偏能惑主”，杨应龙偏听则暗，张氏失宠，竟被别居外室。一日，杨应龙饮于田雌凤哥哥田一鹏家，喝得大醉。田雌凤、田一鹏乘机谰言，说是张氏与别人有奸情。杨应龙大怒，提了一把钢刀，来到张氏居所，把

她砍死。这还不算,又屠戮张氏之母全家及仆奴。张氏叔叔张时照,与所部何恩、宋世臣等,先是到四川巡抚衙门状告,后来一直到京师奏本,告御状。说杨应龙杀亲灭族,蓄谋造反。这些人,后来便被称是“奏民”。

这杨应龙杀妻,好像是一个家庭私事,其实,杨应龙后来之作为,实肇于此。因为他虽为土司,但并无生杀大权。这次屠戮无辜多人,国法自是不容。何况平日还有种种不法、谋反端倪。于是朝议令黔、蜀两省巡抚会勘。

但黔、蜀两省对杨应龙,向来意见不一。历来是贵抚主剿,慷慨激昂。贵州巡抚叶梦熊、巡按陈效,奏杨应龙凶恶诸事,历数杨应龙二十四条大罪,力主勘问。四川巡抚李化龙(按:此人即万历元年大名府秋闱主考)主抚,也理由充足。两省互不相让,搁置日久。

后来,值松潘动乱,四川各土司兵受调协防。时四川巡抚李化龙奏请暂免勘问,使应龙戴罪图功。但“奏民”不依,连续上告。于是,贵、川抚按纷纷各自上疏辩奏。四川说应龙无可勘之罪,贵州则说蜀有私昵应龙之心,朝廷也殊无定论。如此一拖再拖,一直拖到万历十九年。叶梦熊主议,播州所辖五司改土为流,悉属重庆。李化龙又与之意见相左。这一次,朝议的天平倾向了叶梦熊一边。李化龙遂引嫌求去。

后来,给事中张希皋等上疏,言杨应龙事属重大,关乎两省利害,应该从公办理为是。于是,朝命会勘。此次,杨应龙避无所避,只好赴重庆对簿公堂。勘问结果是,杨应龙坐法当斩。杨应龙愿出二万两银子赎罪。正好碰上东边倭情紧急,杨应龙又请带兵征倭自效,朝廷也就准了。谁知行至中道,倭情和缓,杨应龙便领兵而回。但杨应龙并不知收敛,反而认定朝廷软弱可欺,愈加肆无忌惮。

到了万历二十一年春正月,又有旨特派都御史王继光巡抚四川,严提杨应龙勘结。杨应龙一点都不傻,好似那“鲤鱼脱得金钩去,摇头摆尾不再来”。官军一再往捕,杨应龙纠众抗拒,杀死官军多名。于是,王继光改弦更张,决意主剿。驰至重庆,与总兵刘承嗣、参将郭成等,三道进兵,越娄山关,至白石口。杨应龙假称愿降,暗中却招集苗兵,袭破军营。都司王之翰全队皆覆。其他各路兵将,仓促遁还。王继光当下被夺官,改谭希

思为四川巡抚,且调兵部侍郎邢玠,总督贵州、四川兵马会剿。

杨应龙听说邢玠来了,倒也吃惊不小。因为邢玠作为大帅,素著威名。杨应龙急忙召集手下商议。一班经常带兵打仗的头目,杨珠、郭通绪、穆照、穆伟、马腾汉等人说:“兵来将挡,水来土屯。邢玠老儿,能吓唬谁?干他娘的。”一班子谋士何汉良、何廷玉等却以为时机还不成熟,不如暂且委屈一时。杨应龙赞同他们的看法,进行一番精密策划。

四月,邢玠命重庆知府王士琦到綦江县催促杨应龙至安稳听勘。王士琦命綦江知县前往宣谕,杨应龙使其弟杨兆龙至安稳,郊迎叩头,说道:“白石口一事,全是一些部下所为,杨应龙并不知晓。现在杨应龙早已捉拿抵抗官兵的要犯头目,待罪松坎。之所以不敢至安稳,只因安稳仇家众多,惧怕他们伺机伏兵杀害。诚恐中计,故不敢出。希望王使君幸枉车骑,光临松坎,听杨应龙肺腑之言。”綦江知县如实报告王士琦。

王士琦听了,说道:“松坎也是以往勘问的地方。”即以五月八日,单骑前往松坎。杨应龙果然自缚道旁,膝行前席,叩头流血,泣请死罪。并请治公馆,大张旗鼓,缚献黄元、阿羔、阿苗等十二人抵罪。并愿交纳罚金,王士琦为之说项。邢玠即派手下张国玺、刘一相及道、府官员一起到松坎。杨应龙囚服郊迎,愿意缴纳四万金赎罪。还把二儿子杨可栋作为人质,留在重庆。

邢玠当时也不愿意和杨应龙这种“癣疥之疾”对垒:若是胜了他,也是胜之不武;万一有失,则一世英名毁于一旦。正好就坡下驴,将杨应龙的事情上奏朝廷。是时,只因朝廷正在朝鲜对倭寇用兵,兵部便只好暂且放过杨应龙,好一心应付东方。万历皇帝也以杨应龙向来积有功劳,批准了邢玠的奏疏。

谁知杨应龙虽然再次受到宽恕,却不思悔改,怙恶不悛。偏偏这时,他儿子杨可栋在重庆病了几天,便一命呜呼。杨应龙抓住机会,反攻倒算,讨要儿子杨可栋尸棺。重庆方面以赎金未交、案件未完,不但不肯给,反而促取赎金。

杨应龙发怒道:“我儿子能活过来,就给银子。”当时,由谋士何汉良出主意,拥兵千余,并一千和尚、道士,在重庆城外大做佛道法事,钟磬盈耳;

大烧纸钱纸马，烟雾涨天。足足折腾三天，招魂而去。重庆方面只是紧闭城门，任其闹腾。

从此，杨应龙便更加有恃无恐，肆无忌惮，拥兵嗜杀。加修所居城堡海龙囤。外设下三关：朝天关、飞龙关、飞凤关；内设上三关：铁柱关、铜柱关、飞虎关；囤后又设三关：万安关、西关、后关。环海龙囤外还建有月城、土城。三道城墙环绕，关墙重重叠叠。其沿山蜿蜒的雄姿，酷似万里长城。地形险绝，真个是“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”。而其所居宅第，僭饰龙凤图案，于门上大书一副对联：

养马城中，百万雄师擎日月；

海龙囤上，半朝天子镇乾坤。

杨应龙又在囤内妄称“千岁”，儿子杨朝栋称“后主”。擅用阉寺为使令，曾一天阉割二十七人。手下有几万雄兵，名曰“老虎兵”。又有杨珠、郭通绪等人，号称“八彪将”，充为大小头目，分任提调、坐寨，据险守关。僭立巡警，搜戮仇民，劫掠屯堡，日日如此。一边又交结、厚抚诸苗，用以陷阵冲锋，斩关夺将，名曰“硬手”。州人稍富裕殷厚些，就被抄家，财产则分给苗人，让他们为之出死卖力。

万历二十六年，杨应龙带领诸苗部，焚劫草堂、余庆二司，及兴隆、都匀诸卫，进围黄平、重安，戕杀官吏，戮掳军民，奸淫掳掠，无所不为。抢得财物、人口，大部分赏与诸苗。那些生苗，更加残忍无度。每逢得到妇女人口，点起篝火，欢呼跳跃，聚众淫乐，对父淫女，对夫奸妻。有的把女人绑缚树丛之中，一边喝酒，一边朝女人射箭，以射中多少为喝酒的数目。何汉良笑对他们说道：“汉人的文人喝酒时，把箭投入壶中，叫‘投壶之礼’，哪有你们这样射箭喝酒妙。”

几个生苗听了，哈哈大笑道：“何主管，看我们给你玩个新把戏。”捉来一个妇女，把衣服剥光，按住四肢，捉来一条竹叶青小蛇，放在女人两腿之间，用火烧蛇尾。小蛇无处可逃，钻入女人阴户，人蛇俱死。他们则以听女人的惨叫为乐。正好军师孙时泰走来，见此情况，随口吟打油诗道：

小蛇七寸竹叶青，只怕尾上一点红。

摇头摆尾无处去，钻入深深茅草丛。

一时间,民怨沸腾。各地奏章、牒文,如雪片一般飞往朝廷。于是,兵部檄文至川、贵,敦促巡抚往剿。

万历二十七年二月,贵州巡抚江东之,令都司杨国柱、指挥李廷栋、经历潘汝资带领三千兵马,进兵播州。声言提拿杨应龙到案勘问。

杨应龙得知,不觉大笑说道:“江东之这家伙,真是不知好歹,竟然敢来太岁头上动土。”遂派儿子杨朝栋为主将,弟杨兆龙为副将,妻舅田飞鹏、军师何汉良,以及穆照、穆伟等,带领一万人马,在飞练堡扎下营寨,迎击官军。双方于阵前大杀一阵,官军连陷三阵,杨朝栋等弃营败走。杨国柱等三人率官军进入附近天邦囤,一面出榜安民,一面具文报捷,请示机宜。

谁知,报捷之人还未走,就听得牛角号声呜呜连响,此呼彼应。杨朝栋率兵四集,将天邦囤四面围困。原来,杨朝栋是佯败,待到官兵进入天邦囤,便催动人马,将天邦囤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杨国柱一见大事不好,急忙整理队伍,往外冲杀。怎奈寡不敌众,杨国柱受伤被俘。一群苗兵把他押到杨朝栋面前请赏。何汉良用马鞭敲着杨国柱的脑袋说道:“你已经做了我们的俘虏,还装什么架子。赶快跪下,饶你不死。”

杨国柱大骂:“你们这些叛国逆贼。爷爷既然被俘,要杀要剐,给爷爷来个痛快的。想要爷爷下跪,那是痴心妄想。”

一个苗兵用枪杆从后面狠敲了一下杨国柱的腿弯,喝道:“跪下。”

杨国柱顺势来了个就地十八滚,一脚踢向何汉良的马腿。那马一惊,人立而起,险些把何汉良掀下马来。何汉良喝:“杀了。”杨国柱与经历潘汝资等俱被杀死。

再说李廷栋带领少数人狼狈逃回。江东之见损兵折将,只好上书自请处分。朝廷罢免之。命福建左布政使郭子章为右副都御史、贵州巡抚。同时命李化龙以兵部右侍郎、右佥都御史衔,总督川、湖、贵州军务,兼理粮饷,巡抚四川地方。

李化龙要来的消息,早有杨应龙安排在京城密探,报知海龙囤。杨应龙当招来心腹谋士何汉良、军师孙时泰,笑道:“几年前就有一个四川巡抚李化龙,被我玩弄于股掌之上,丢官罢职而去。今天又来了一个李化

龙,倒也有趣。”

孙时泰说道:“这个李化龙可要小心了。我久在京师,知道此人。万历二十二年,他去镇守辽东,一扫官军多年积弱。不到一年,把兔儿被灭,风流云散;长昂溃败,龟缩不前;小歹青降服,叩关款塞。此人端的不可小觑。”

杨应龙道:“那又怎样。北边的那些鞑子,只是仗着弓强马快,自行剽掠而已。不过无根无基的乌合之众,好似那沙漠上的无根之草,风吹便飘;江河里的无根浮萍,浪打就散。哪里像我,半朝天子,踞地千里之广,雄兵十几万。更有海龙囤固若金汤,安如磐石;兵将个个能征惯战,攻无不克战无不胜。加上你们这些智谋超群之士,运筹帷幄。即使他是诸葛亮,我也不是蛮王孟获。”

何汉良说:“千岁所言极是。”

孙时泰说道:“千岁可趁其立足未稳,先给他一个下马威。”

原来这个孙时泰,自从冒籍济南府临济考试被查出,便郁郁思乱,客游京师。因见四方多故,遂起叵测之心。巧遇来京的何汉良,两人接谈之下,何汉良叹为奇才,将他带回播州,荐于杨应龙,说其“胸有奇谋,可比张良;料敌决机,犹似韩信”,杨应龙即封他为军师。

此时,杨应龙问道:“以先生之意,如何给他下马威?”孙时泰不慌不忙说出一番话来,说得杨应龙拍案叫绝。

这正是:

焚道烟云连杀气,吊诡原来策士谋。

不知孙时泰究竟何为,且待下回分解。